

T-9299

3122

99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 1941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外集

路官部

諸州刺史

此係載刺史事若內帶守字並見太守門更不重載

歷代沿革

有丞相分遣刺史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十三人

秩六百石成帝安和元年更名牧哀帝建平

六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外集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外集

路官部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書目

藏書

諸州刺史

此係載刺史事若內帶守
字並見太守門更不重載

歷代沿革

漢有丞相分遣刺史州不常置武
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十三人

秩六百石成帝安和元年更名牧哀帝建平
六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後漢建武

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魏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督晉大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軍用刺史宋刺史州各一人刺之為言猶參覘也梁州刺史二千石後魏天錫二年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皆古之上中下士也後周大象元帝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煬帝大業初罷州置郡郡太守舊有兵處則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唐至

德二載罷郡為州復以太守為刺史上州刺史一員從三品中州一員正四品下州一員正四品下宋沿唐制置諸州刺史大元亦置諸州刺史從四品

羣書要語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書刺史古諸侯白六帖建唐虞之官

宜崇九牧播龔黃之政必務六條同上於吏有

君臣之道焉於民有父母之道焉白居易制陞

刺大州龍溪除趙哲制使名州刺其選尤重曲

阜行趙長制并升竹使之名參壯和門之重胡

文恭行郭元義制

特陞藩刺遙分竹使之符並

同上 遙兼刺舉之號

曲阜行趙仲皖制

詩句 四十專城居古詩 岳牧用詞人杜

古今事實

賜金紫

温璋遲婺州刺史政有績賜金紫

加金紫

劉彙進歙州刺史野媪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
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

詔賜車盖

黃霸為福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賜車盖特高

三尺

特進五階

崔謹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為煩苛人便安之流
亡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
政

進加司空

舒王元名歷五州刺史治石州二十年徙鄭州
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為刺史者縱家人暴百姓
元名至一革之為治廉威進加司空

奏課第一

盧從愿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爲天下第一
一璽書勞問賜絹百疋

題贊善政

盧渙出爲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
陝嘉其善政題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
雄亦既利物内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

褒賜敕書

尹思真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璽榮亂朔方
震驚思真撫循境內獨無擾武后敕書褒慰

民立生祠

徐申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
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
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半畀之歲入凡三萬斛
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閑如初創驛堠作大市器
用皆具州民以其有功請爲生祠

立碑頌功

高承簡蔡平以上蔡等四縣爲澉州拜承簡刺
史治堰城始開屯田利防庸瀕澉綿地二百里
爲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夸戰勞承簡夷其丘

庀家財以葬葺儒宮備俎豆行禮有寢食將吏
立碑頌功

芝生州署

韓思復遷滁州刺史有銅官人鏟鑿尤苦思復
為貲他鄙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為刻
頌其祥

稻生于境

馬燧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為便徙懷州時師
旅後歲大旱田蕝不及耕燧止權調將吏有櫬
者厚為禮瘞是歲稻生于境人賴以濟

入境輒雨

裴寬出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

自暴祈雨

唐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大至
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
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
願公常在兮不患貧

蝗不至境

王方翼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塹寇易以攻乃發
卒建樓堞烽火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

翼境他郡民或餒死皆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
作水碓薄其贏以濟饑瘵創舍數十百楹居之
全活甚衆芝產其地

虎不爲暴

李紳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
治機穿發民社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
暴

中和樂職

漢王褒爲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之詩

撫字催科

陽城爲道州刺史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貴州
當上考功第城自書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
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
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
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城闔門寢
館外待命判官遽辭去

文學愛人

薛珽遷楚州刺史時詔舉刺史縣令者且百人
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什二宰相欲
校以文辭珽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愛人

爲本宰相多其計

吏政便民

房瑄乾元元年出爲汾州刺史始汾以武人領
刺史綱目廢弛即治府爲營吏攘民居瑄至一
切革之民以便安政聲流聞

六合宅生

張九齡言六合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
今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
府之外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聞用牧
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武夫

流外計資而得不計於材刺史乃爾縣令尚何
言哉

一州自試

李抱真言百姓勞逸在牧願將一州以自試更
授潞州刺史徙懷州凡八年

吏民尊畏

韋安石拜德鄭二州刺史性方重不苟言笑其
政尚清嚴吏民尊畏

清嚴下畏

王丘爲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饑議以申朝臣爲

刺史制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
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

惠裕有恩

裴子餘遷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有恩

禮法治下

李頻乞為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
教時盜興政亂轉相推寇而建賴頻以安

政條清簡

張鎰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
士講教生徒比去州明經者四十人

斷獄寬平

鄭惠王元懿徙鄭潞絳三州刺史喜經術數斷
大獄務寬平高宗嘉之璽書褒賜

賜箴人愧

許圜師為襄州刺史嘗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
部有受贓者圜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
愧後修飭更為廉士

撫俗賊衰

姜暮仁果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還鄉
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

之暮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

政教之首

唐陳子昂上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

善政撫定

李道廣武后時爲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

撫定人無離散

爲政嚴明

長孫順德召爲澤州刺史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順德繩檢擿無所容遂爲良吏前刺史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以給貧單

半千禮教

員半千出濠蘄二州刺史不顯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教大行

夏侯恩政

夏侯亶為豫州刺史弟喜後亦為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豫州賴夏侯前兄後弟敷政優優

賈琮褰裳

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褰裳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震慄

蘇章飲酒

後漢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贓奸乃舉酒飲宴叙歡太守喜曰人皆

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舉清河太守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侏儒罷貢

陽城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薄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之州人感之以陽名字

吏罪誠遣

陸象先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察訪使小吏有

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

租入羸異

薛珏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宮數百別戶三千備刺史廨役珏至悉去之租入羸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

歲貢奏罷

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年歲貢淡菜蚌蛤之屬戣

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

贖人爲隸

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没入之愈至悉計庸得人所没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收豪室稅

李翱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役逋捐繫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

緡貧弱以安

商賈流行

薛大鼎徙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歌曰新渠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民不為擾

王仲舒為蘇州刺史隄松江為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常與民為期不擾自辦

百姓賴安

薛登出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

潰震登嚴勒守備百姓賴安

絳人賴利

李憲為衛州刺史以行治稱徙絳州河中兵本仰食於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故教保山為固輸者十年不勝一車憲瀕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糴降粟既免負載勞又推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

大起學校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

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
行進封贊皇縣男賜一子官人

高選州佐

楊綰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
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
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
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
訪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
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中州差置
長員詔卽官御史分道巡獲

精汰守宰

韋嗣立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
擇京官空員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
善刀筆者乃擬縣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
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
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

請選近臣

韋嗣立同平章事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
內輕外每除牧守皆訴不行請選臺閣賢者分
典大州自近臣始嗣立請先行以示羣臣后說

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臺大夫楊再思等悉補外

至號清吏

鄭善果年十四爲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床下責媿之故所至有績號清吏

至有能名

劉孝恪歷具趙江淮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拜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從罪人

與鎮兵雖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

改名以褒

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

科定其資

張九齡言古者刺史爲三公即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郡督

刺史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事澄其源

陸象先徙蒲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所至吏民懷之絕貴要書

趙琰爲青州刺史有貴要書囑托悉投之水中無所執名

爲貢舉舍

李景駿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

好祀淫鬼景駿爲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

汴橋立木

權懷恩過汴州刺史楊德幹與懷恩名相將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焉用此德幹慙服

五鑪鑄錢

李聽爲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一日五萬人無犯者

作均水法

戴叔倫守撫州刺史歲爭灌溉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即真暮年詔書褒美

號棠棣碑

賈敦頤遷洛州刺史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奸擿伏下無能欺咸亨初弟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始洛人為敦頤立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立碑其側號曰棠棣碑

開後鄉渠

溫造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

隄文谷河

薛從遷汾州刺史隄文谷瀘河引溉公私田汾人皆利之

本傳

營田免役

元結拜道州刺史初西京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民困甚不忍加賦上言臣州為賊焚糧儲屋宅男女牛

馬幾盡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有一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歲正租庸外宜以時增減爲民營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

發倉賤直

孫成遷爲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饑而不亡再募增戶五千詔書褒美

還移稅錢

李渤爲虔州刺史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賦

米二萬石觀察使上狀不閱

浚渠灌田

李栖筠爲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爲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豐稔

治導溉田

孟簡爲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闕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

廐留均賦

韓休出爲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留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

免號而與他州比守臣私惠今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訖如休請

何役躬護

裴耀卿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撫巡飭屬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

梁驛為最

裴耀卿為濟州刺史濟當是集地廣戶寡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歛均省為東門知頻

最

餽牽無他

元宗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曰人或重擾不足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

誅破姦盜

李吉甫為忠州刺史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慎不敢居吉甫命蓄除其靡

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

信待羣盜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敢荅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喻盜自新

馮元常徙眉州刺史劔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

撫戎得歡

狄仁傑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

士皆奮攻

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南兵繇弱鄆人素易之聽日整勒士皆奮即掩賊不虞趨漣水破沐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懷仁東海兩城望風送款

虜不能暴

馬燧爲隴州刺史西山有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爲譙櫓八日

而畢虜不能暴

卧治屏蔽

王及善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為朕卧治為屏蔽也

統眾平賊

崔義玄永徽中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乃著崔玄籍先鋒而自統眾繼之由是眾為用斬首數百級降其眾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

開門偃幟

霍王元軌為定州刺史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必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劾

會將作樂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都督餘眾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眾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埒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邀擊

敗之

縱民就田

萬歲通天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駭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 本傳

縱民歸斂

敬暉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築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他隍哉縱民歸斂闔部利安

怒光輔暴

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名暴素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斬馬劍加若項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

代表公政

袁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舍然專以慈惠為本又嘗設條教

民愛向之有犯令者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
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老
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
皆羅拜流涕

相哭立碑

狄仁傑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
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皆非本意詿誤至此
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問勞曰狄使君
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
亦為立碑

見碑悲感

晉羊祜字叔子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祜薨
乃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為墮淚碑

古今文集

雜著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
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
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
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

於戲自至此所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
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
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
欲侵奪兼之公家駟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
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
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遍問諸公喜或不及徐
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
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孤及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鮪史嚳

即其人也秦已來國化爲郡史官廢職策牘之
制寢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
秋禱杙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
于潯之陽西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
爲九而廬山溢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爲之襟
帶故自晉元康訖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
世稱雄鎮且曰天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有
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恤則命官擇
任與列郡等矣至德以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
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

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璽
節旁午羽書絡驛走閩禺而持干越必出此路
而防虞供億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
今年春渤海封君繼踐厥位夫爲政猶工之攻
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况
美材乎故公以發矸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
月而人從義每歎曰茫茫舊懷千載在目觀乎
版築則灌嬰之業朗而存焉披乎國謀則温太
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已來百四十
有九載篡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
賢累累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
吾師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
若干人躅而書之以爲九江郡國志

杭州刺史聽壁記 李華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
連帥之職秦有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
曰州牧近代罷州牧復爲郡太守太守刺史無
恒其稱秩同九卿假以符節雖親如魯衛貴若
周召任功安人往往除拜天寶中朝廷以尚書
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

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後漢分會稽爲吳郡錢塘屬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吳越勢雄江海國家阜成兆人戶口日益增領九縣所臨泣者多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訐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遞臨此部况郊海門地浙江三山

動搖於掌端靈濤激於城下水牽卉服陸抗山夷駢櫓二十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炎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王師雷動元惡授首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幼平爲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曠有清江之姿崕峩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遷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爲公爲侯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刺史冠服印綬甲令載之故不書

詞尚體要古史之遺也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
日記

宋州刺史廳壁記 顧况

商丘之地辰火之宿孟諸之湄闕伯所遷微子
所封之國也厥貢絺紵厥篚織纊有蒙盧二門
有睢渙二水炊骨易子隕星退鴟仲尼之伐樹
子罕之棄車左傳作甲皆此地馬梁孝王時四
方遊士鄒生枚叟相如之徒朝夕宴處更唱迭
和天寒水凍酒作詩滴是有文雅之臺清冷之
池鴈鷺之所棲集園苑方三百餘里制度法於

長安漢末始署爲睢陽郡皇家大臣房梁公嘗
牧此州今相國彭城劉公勛德有光亦典此郡
前破李靈曜後破李希烈爲梁開路而東方諸
侯并賦鹽泉所以歲約三千萬緡商在其外明
年西朝天子天子嘉之俾平水土乃拜司空俾
敷五教乃拜司徒入參大政出曜威武范陽君
以智畧佐之由御史中丞行軍司馬節度留後
而領于是邦幕府得人於斯爲盛下車之日無
土不殖桑麥翳野舟艦織川城高以堅士選以
飽詩所謂誰謂宋遠誰謂河廣者矣自真觀以來

列名氏者而房梁公爲首存乎東壁大歷之後
繼聲躅者宜司徒公爲首遂列于座右也真元
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
川風物之辯則有圖謀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
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以上得
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
務工爲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
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

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壁記
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曾臆用爲
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
人爲戲者獨不媿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
傳慕其爲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
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此州雖苦劇自
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
元次山記於北牖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
號君子之清者蒞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
之際如其難乎予也曾安知乎他即命巧而

書之俾復其舊且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壽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禹貢淮海惟揚州彭蠡三江在焉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安爲王都壽春即此州也兩漢揚州刺史治於此州墀壇猶在後魏盧潛爲揚州亦鎮于茲潛有惠政時人比之羊祜厥後州境或南或北隨人推遷宋朝一家天下華夷如一壽春或郡在淮南隸揚州其風俗山川可得而知也某年以兼侍御史揚州司馬獨孤問俗爲壽州刺史公有德政理外如內易不遺物周不害

通忠孝簡於王室廉平聞於天下剛克以順柔謹而肅公理州三年遷御史中丞鎮江夏工部郎中楚州張緯之代公爲州牧某部郎中常延安代張典此州僉有政聞故書其事以慰楚人之心

贈崔復州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

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書

古詩

元使君

杜甫

粲粲元道州前聖典後生觀乎春陵行歛見俊哲情復見賊退篇結也實國禎道州哀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借華星

律詩

唐明皇賜崔日知往潞州

潞州新開府壺關寵舊林妙旌循吏德持說庶曠心禮樂中朝貴仁明列郡欽會書丞相筆先賜潁川金

奉和賜崔日知潞州應制

張說

聖情留曩鎮佳氣翊興王增戟雄都府高車轉
太常川橫八諫闡山帶五龍長連帥新恩命天
人舊紀綱

奉制漕橋送新岳牧

蘇頌

盖才膺出典中旨念分官特以專城貴深惟列
郡安政行思矜本風靡屬勝殘有令田知急無
紛獄在寬

洛橋餞諸刺史

張說

詔餞朝廷牧得分海縣憂股肱還入郡父母更
臨州預待羣方最三公不遠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外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外集

路官部

治中

歷代沿革

秦置郡丞以佐守在邊為長史掌兵馬漢因之于定國條州大小為

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眾曹文書晉因之而省郡丞宋梁以下如之至隋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煬帝罷之而置郡贊治後又改

為丞位在通守下至唐而郡丞廢矣武德元年改丞為別駕十年改雍州別駕曰長史以皇族為之開元始通用庶姓以貳都督刺史之職天寶八年諸郡始廢別駕下部置長史一員上元二年諸郡始置別駕別駕一人從

四品德宗時復省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兵裨將有功者稱東宮王府官久次當進及受代于京師者常數十人訴宰相以求官文宗用宰相韋處厚建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宋藝祖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德

初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命刑部郎中賈玘等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吏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兩員西京南

京天雄成德益杭并智荆南潭廣秦定等州

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戶不置正刺史以上及諸司使副知州者雖小郡亦特置掌倅貳郡政與長吏均禮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通簽所部官有善不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聞逮至景德宋興三十四年戶口寢息解州以滿萬戶置通判

自是諸郡多滿萬戶矣建炎初諸州通判二員減一員紹興五年以後旋行申請添置中興會要

大元 置總管府治中正五品

羣書要語

郡丞 別駕 郡贊治 通守 佐守 長史 治中 倅貳

郡政 刺舉所部官 並類要貳 藩有職 白集方

題別駕 輿贊郡符 才優佐郡 大邦端佐

並同上 半刺上佐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

利病者也 杜牧行馬迥制 通倅之官 宋廣平集

通理方州 同上 題輿佐岳無展驥之能 陳子昂

代表 宜膺受命之寵復踐端寮之列 劉豐商州

史制 早題坐於端寮 常集 居半刺之任 白六帖

以贊元功 國語 分乘倅車 胡文恭行張士燮制

分駕別車 周世南等制 分倅州治 陳湜制 王之

倅車 注 倅乃副車今以通判為倅者周禮謂太

守之副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 職源 刺史

六條曰州別駕治中見刺史持版拜刺史答拜

職林 刺史有故及闕本道使不得差攝但令上

佐知州事 大曆十二年制 武帝詔州郡佐史自

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通典曰此上

佐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盧

懷謹陳時政漢制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

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職源

詩句半刺已翱翔杜寄岑長史天教仁政滿東

南青袍門人老州佐晁無咎賀子瞻移守廣陵

展驥旌時傑談難美代賢李文饒許州宋司馬

朱緩蹉跎晚監郡吟風弄月思天衢山谷詩顧

我迂愚分竹使與君談笑困蒲鞭坡送翟倅童

子遙知頌襦袴使君先已洗樽罍坡送賈倅池

陽實天藩佐車屈時英朱晦庵欲問君王乞符

竹但憂無蠲有監州坡風流半刺史風流別

駕貴公子欲把笙歌暖鋒鏑同上案牘來時惟

署字風煙入興便成章劉禹錫送王司馬風流

別乘多才思坡朱紱白銀章上官佐鄱陽李白

送弟鄱陽司馬半刺豈能淹驥足一封行下見

龍墀吳芾送何倅翹材必定延林叟宣室終須

記買臣陳送山送王定國倅河南分麾共領南

門鑰簪筆終歸北闕天唐子西贈丘倅

古今事實

銅印黃綬

郡丞視通直一梁冠阜衣銅印黃綬秩六百石

晉職官志

車緹油屏

黃霸為刺史詔賜車蓋高一丈別駕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任車半刺

庾亮答郭豫書云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

車有屏星

孔恂字巨卿為別駕車舊有屏星如刺史車刺史因怒欲去之恂曰徹去屏星毀國舊儀別駕可去屏星不可去乃止

題輿就辟

後漢周璟為荊河州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璟題駕輿曰陳仲子生不復更辟蕃起視職後按傳而去

別榻設坐

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休源累佐名藩王深相倚仗常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

莫預焉同上

緋魚賞功

唐德宗命盧峴為渭州別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

御詩贈行

賀知章因病求還鄉拜其子曾為會稽郡司馬令侍養御製詩以贈行

擇日擢拜

崔神慶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因曰并州朕之粉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

皆從尚書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則天為按行圖擇日而遣

有神呵禦

蕭得聖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得聖謁白帝祠見帝類向所睹異之

蘆生三節

李全忠廣明中為棣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中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恠歟建曰蘆茅賴德澤而滋家有茅土之慶殆

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
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為牙
將可舉死三章推全忠為留後朝廷因以節鉞
授之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已

刀授三公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
虔語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
輔之量故以相與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汝
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也

用從事為

習鑿齒史才不常桓温深器之年未三十用為
荊州治中別駕謝朓曰不遇明公荊州從事焉
耳世說

命處士為

晉桓冲温之弟也為刺史命處士劉麟之為長
史麟之不肯屈親往迎禮甚厚

皆為司馬

裴懷古杜如晦張柬之陸象先姚崇賈敦頤蘇
瓌魏元忠張嘉真並為長史楊綰李泌韋安石

李元絃白居易皆為司馬

可敵三王

張仁愿中宗時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衆仁愿一切皆獲杖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懼高宗時賈敦頤為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語曰洛州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

歎當雄飛

後漢趙温為京兆郡丞歎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後官至三公

當展驥足

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乃以為治中

顧球速步

顧球時為揚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顧和字君孝

顧和本傳

許丞免逐

前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頗

重聽何傷且善助之幸無失賢者意

委任腹心

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為別駕委腹心之任并總幕府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

為郡股肱

晉王基薦劉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往日僑仕平陽為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類要

洛陽主人

周書趙肅字慶維洛陽人早有操行知名於時

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援授同州治中糧頓不遺太祖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

邦國別駕

晉王祥為徐州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眾州境獲寧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荆楚才

羅含字君章桓温臨州轉別駕温常集僚屬問羅生何如人時有荅者曰可謂荆楚之才吾家駒

顧和字君孝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千里駒
興吾宗者此子也君孝始為別駕遷尚書令又
唐宗室榮歷岳州別駕人遺以金拒而不納武
后曰吾家千里駒改名千里

趙軌酌水

隋趙軌

別本作張軌

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

四年考績最優詔徵入朝父老揮涕隨逐曰公
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任公防雨

後漢任文公為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宜令民預為備刺史不聽
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
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中
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滿涌十餘丈漂壞
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岸幘嘯詠

晉謝奕字元奕桓温辟為安西司馬奕在温座
岸幘嘯詠曰我方外司馬也

通典

移床清論

冀州刺史裴徵召管輅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疲

倦天時大熱移床在亭前樹下自是汲引輅為別駕

督屬風俗

高士廉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中云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辨告督屬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

破碎奸猾

王志愔出為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奸猾令行禁止境內肅然

每戰輒勝

張守珪徙幽州長史契丹奚連年使邊牙官可突于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于廟

引咎自撻

蘇長史歷陝州長史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人笑其不情

單身襆被

蘇瓌轉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單身襆被自將

老幼出迎

裴懷古為并州大都督長史吏民懷愛召為左
羽林大將未至官還為并州人皆携扶老幼出
迎

甚有惠政

唐黃敦實遷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曰政在養民
義須存恤

同宣教化

唐以堂吏朱儉廉為華州別駕給事中蕭倣駁
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秩六百石與刺史別乘

同宣教化任居刺史之半豈宜以人吏兼副政
之名續通典

散粟活人

李臯字子簡為温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歉
有官粟數十萬斛臯欲行賑救掾吏乞候上旨
臯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君命若殺我
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
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上嘉之分紀

開倉賑給

張須陁為齊郡丞屬歲饑將開倉賑給官屬咸

曰待詔敕不可擅與須陲曰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隋書

開廩賑民

王恂出許州長史歲旱時假刺史開廩賑民即自劾元宗赦之

決渠溉田

李聽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決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唐彬公亮

晉書唐彬檄為治中別駕忠肅公亮正款違闕盡規誨以納諫不顯言以彰主當朝正色焉

元忠嚴明

魏元忠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嚴明張易之家奴暴橫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伏

所至廉介

皇甫無逸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希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如此然過自思謹上表疏

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進省再三乃得遣
為政仁恕

陸象先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劔南按察使為
政尚仁恕司馬韋抱貞諫曰公當峻朴罰以示
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
罰以立威乎卒不從而蜀化

政條簡肅

姚崇為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為紀德于碑

文思益深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自放山澤固其堙厄感鬱

一寓諸文久而文思益深

以戎服見帝

張說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
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
史兼脩國史敕齊縈即軍中論撰

見刺史致恭

孔若思為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駕見
刺史驚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
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

宜得英儒

管寧辟文云州民管詵燕雀之賤棲朝桐之華
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宜得英儒

有宰相器

宋富文忠公弼從王曾辟通判鄆州趙元昊反
公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爲宰相之器召還蘇軾
撰行狀

有台輔量

宋趙昌言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
澶州昌言謂其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真宗實
錄

得秉鈞材

呂許公通判濱州人稱其材王文正公謂王沂
公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
得之曰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數事卒與
沂公並相言行錄

以賜對除

太宗朝前河南府通判劉昌言賜對稱旨五月
除少卿六月知樞密院事

佐郡守治

知成都席益奏州郡置倅所以佐郡守之治入

則貳政出則按縣 中興會要

改府判稱

高宗日曆常同劾陸寘疏云寘乃內侍王通之客為明州通判避通名改稱府判今浙東州軍有呼通判為府判自寘始

入直史館

孫何通判陝州召入直史館遷秘書丞京西轉運副使

出為轉運

王隨通判同州代還直史館出為京西轉運使

不買賈珠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州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果然 同上

號稱燈籠

劉隨待制為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談苑

為文戮鯉

陳文惠公堯佐通判潮州潮之惡溪有鯉魚食

人公命捕得以文告而戮之鯀患屏息

責高麗書

蘇文忠公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驕橫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

言行錄

抗罷內侍

劉文安公沆通判舒州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詣治數日而決之是時章獻太后詔脩山谷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督役嚴急州將移疾不

敢出沆抗言于朝罷懷信歸

仁宗實錄

受命佐公

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嘗以病在告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大驚為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

仁宗實錄

使我監郡

國朝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官屬故嘗與知州爭
州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来監汝舉動無所
制有錢昆少卿家世杭人也嗜蠨常求補外郡
人問所欲何郡昆曰但得有螃蠨無通判處可
矣

左右其政

趙清獻公抃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監司欲罷
遣之公獨右左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
出於已者守得以善罷

言行錄

裁濟以寬

蔡文忠公齊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公
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冤

同上

戮郡奸民

李及通判曹州州有趙諫者交通權貴持郡短
長縱為奸利及既受命而諫適至京師求見及
及拒之乃慢罵而去因誣及毀朝政會有發諫
事者命及察其狀盡數前後所為以聞下御史
鞠之斬于都市及由是知名

言行錄

籍郡司吏

公通判滑州兵馬司吏王實結宦官橫甚公一

日攝行郡事適有訟實者捕實獄籍其家贓萬計杖而黥之詹定庵撰孫昭遠墓誌

減市木數

天聖間建太乙宮及洪福院市木于陝西通判陳州范仲淹言宜罷脩寺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事雖不行以仲淹為忠九朝通畧

自實粟數

曾鞏字子固為通判歲饑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前期喻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碩民得從便

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言行錄

除筭農器

呂夷簡通判濠通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田器有筭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筭仁宗實錄

言置常平

王文正公旦通判鄭州建言置常平倉以抑兼并言行錄

請擇儲貳

司馬光通判并州上疏請擇宗室賢者攝儲貳

疏三上一留中二付中書東坡集

策獻平戎

張文定公方平字安道通判睦州趙元昊欲叛
公獻平戎十策方元昊之叛也條上利害八事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
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

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
去惟員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
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
之凡仕久資高耄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
者實涖之涖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
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
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
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
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
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

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盆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亢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

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六年七月八日記

潭州通判謝上表 唐介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遷湖外恩是出於再生仍復前官俾關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切念臣寒素立身孤直無援坐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踰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祇知忠義以事君不顧患禍之及已凡所上奏必盡至公流輩爲臣寒心奸邪見臣切齒臣本欲爲耳目於陛下勉副東求不能

效鷹犬於他人以希進用心雖無愧迹已甚孤
屬權臣之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輒輸忠款冀補
涓塵陛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
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流離遠道殆及暮年擯棄
遐荒分甘散秩豈謂 皇帝陛下存國大體察
臣愚忠欲招諫者之言免爲後來之誡三推皇
澤特與一官以邕廣之寇攘擇湖湘之守倅俾
從狂莞得佐郡符然臣粗識義方薄知臣節納
忠獲罪顧百謫以誠甘盡瘁報君雖九死而不
悔謹當益勤官守以助軍興夙夜以思冀免於敗

事毫分有補少荅於大恩

吉州通判廳記

周必大

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
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
事之長耳故緹油屏軾下與主簿同賜而州牧
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
者其於政事罕嘗與聞邦國不空之謠宜其寥
寥也藝祖皇帝創業之四年繼五代擾攘藩鎮
跋扈兵強民弱治少亂多之後首置諸州通判
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興利除害功徧天下

是冬又詔凡公事非守倅僉議連書勿行規摹
宏遠豈歷代明君賢臣思慮所能及嗚呼盛哉
吉大州也其為貳則在唐顏魯公以謫至本
朝向文簡公以德選其他名賢炳炳相望嘉泰
二年五月朝請大夫開封鄭臨寔來適二千石
缺併綰郡組其家世之盛仕學之優施于有政
見謂明敏初升聽事則支傾朽朽懼將厭焉竹
木瓦甃幸儲庭下君問緩故則曰卜未利也君
曰覆壓之不虞陰陽之是拘其可乎是月庚申
亟僦工葺事七月乙巳落成拓題名記示其曰

公大父秦國公以宣和七年春居是官嘗行州
事踰四考乃得代士民懷德固請家焉舊聽載
新是宜為記某追思始能言侍親於祖父母之
側今七十有五年兼燕楚之城社置桑梓之恭
敬安敢以老諄荒唐為解抑嘗讀衛詩美文公
營宮室曰得其時制百姓說之今君思一日之
葺破拘攣之義得其時也用成材依舊貫加顯
敞焉其東故有風月軒又闢西偏以相映帶得
其制也自是入儀天朝遺後人以安俾之交修
郡政惠此千里仰稱 藝祖設官之美意其本

立矣因土木之工而紀歲月某請事其末云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蘇子瞻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為眉之丹稜今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人也故知之為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踈輒輸寫肺腑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為

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踈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聽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為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為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堙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

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利州通判廳記

洪咨夔

上更化十有二年南海崔公以名法從出殿成都東其屬得宣城孫君若蒙正叔為成都宰與俱西明年公盡護全蜀開幕府于劍外緝忠哀益正叔參焉又明年辟通判利州利以寧武冠其軍介梁益拓表撐裏自昔號重鎮中興後臺

閩鼎立又重郡太守印綰以部刺史丞貳非他郡比也舊有解郡治東歲庚辰合為太行臺郡治麗于漕郡丞偃偃無與歸濡霑而游萋藪而泊吾腹果矣他不暇問正叔以為大愧一日過南門綿谷故驛掖仆碑摩杪讀之皇祐中規置也秦蜀同決利當孔道故崇大其館以羸客使其後郡將兵鈐迭嘗匱薄近復釐為四五以廬僑士叢猥族紛左侈右壓庭下老木數章突兀輪困猶有百年文獻在正叔喜曰可矣退而咨諸長長曰可哉翼衡以從張故以新迪晦以明

堂序有嚴官府具體既表舊扁諸大夫相與落
之三邊無塵野無遺秉可信眉一酌矣書來屬
余以記余謂天壤間孰非傳舍閱人之地况毀
室於鴟取巢於鵲抑有甚不獲已者未足爲正
叔書也憶疇昔過正叔抵掌劇談世故節節中
窾卻其言利者怨之殖也名者忌之的也忿與
慾損之棘也氣壹動志者壯之蹶而得者老之
蝕也天下所謂磨之不磷灼之不焦震之不碎
者惟一誠實而已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苟誠
其身則可以順乎親信乎朋友而獲乎上真者

不可矯昭者不可匿也余聞而惕然向知正叔
之老於才今知正叔之老於學故書嘉定十六
年六月朔洪某記

重修通判廳記

劉克莊

倅治創於崇寧葺於淳熙歲久頽圯滋甚舊即
東廡爲門坐則面墻陳君伯玉僅新其堂它未
暇及趙君野翁既至則曰廳庠於堂門設於廡
非制也乃命高棟礎增舊基而廳益明敞撤屏
蔽達通達而門始端直面勢巍然官府以尊自
國初置倅與監司太守俱名按察異時獨銜發

僚吏奮筆塗書判長官一舉手輒從傍掣之倅
嘗橫矣及其久也有按察之名無事權之實更
以督經總制錢爲職業籌筭喪雅道敲朴敗清
思司存冷落吏民侮玩遇事至前謙巽退避自
託於聾丞者皆是也然則昔也惡權之專而惟
患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分而惟恐倅之不削
亦其勢然歟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已不求豈
以示能於郡事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銜智公
退則靜坐一室讀書觀畫風日佳時或携賓客
以登臨山水追逐雲月爲樂雅道未嘗喪清思

未易敗也堂之役實寶慶三年門之役實紹定
五年陳君名振孫趙君名汝駟皆永嘉人

送梁竑夫通判江州序

洪邁

東平梁竑夫六世而下嗣以文明爲大龍甲五
世祖莊肅公相永昭陵馴至高曾大父身榮若
廟告咸都帝師胙巨邦信史景鍾垂徽邁烈故
竑夫以邃清學士子年未壯徹藉中朝天子以
監潯陽郡事所馮厚矣而竊竊然不得願今三
十二年誦詩讀書掇拾騷人賸殘自兩京三都
唐昌黎河東先生以降眼之而不置手之而不

釋既久且有得則又設格諸子百氏揚子雲所
擯不讀者兼而有之厚積以富歲飫覽而腹中
務與甕牖桑樞者年向所固然槩不錄視詭塗
并轡追尾儒先不暇懶也而予特幸友之一日
踵門告曰吾父母在是吾朋從在是吾願朝夕
焉官之長遲吾采廝與之卒且至吾不得留今
別子子何以幸教予攬而語曰今人之稱士大
夫者予知之矣道先生者傳經誼扳儒術其蔽
文而腐業吏道者熟法制商功利其蔽暴而刻
自游夏之文學聖人不以政事兩之而問宰於

莒父鳴絃於武城雖有明者不能善其後古君
子大過人者職此今之士起家一官主簿尉于
某令丞于某地計里以百民數戶以萬欣悴恬
愉繫焉乃曰我以文進此俗吏職爾治中于某
守于某地之侈民之黷視縣且十亦曰我以文
進此俗吏職爾立縣若郡者舉不自劾數聞有
以法制功利自予者則園拱而笑之至使民重
足引領曰某郡有良二千石某邑有賢大夫胡
不使我幸生此土也由是學者救民倍蓰於俗
吏不幸而相參會其禍斯人也不少矣竑夫俠

於文方將憂青冥凌閬風與瀛洲玉堂人曹游
願先致志於所蔽江於饒山之椒可以望會乃
日甲引道而丁可稅也舉措之必聞猶鳴雞吠
犬然尚毋忘今日意竝夫領此言則叙而送之
紹興十二年二月五日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闕釁輒發藉土地聚貨財
招徠驃勇士務刺擊爭鬪以強甚者格弛天子
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

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
由是廢興武人縮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
握間更世移祀操持飲器東西左右爾於是軍
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
起開說古先王治道而爲之節制勢久而變理
固然也國家旣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
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之任武人剡
去角牙磨治平聲壯戾安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
較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
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

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能自立茲有
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
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
是爲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
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
也

古詩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

代叔祖知錄作

呂伯恭

騷人故悲秋九辨播三楚宋公舊題壁文采照

潭府千載得君侯遥遥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
進湖湘艣當家多勝事此役可兼取江山日日
新似君相勞苦木脫獻羣峯雲生失前浦况持
別乘權光華動逆旅元戎下分庭百吏羣趨庶
後車載仁風習習被南土預知潢池盜無復驚
枹鼓政當勸賣劍不必禁挾弩嶺南鏡面平論
賞駢圭組臨分一盃酒不爲離愁舉

送聶士友通判上印入朝

楊廷秀

君家樞相扶天極氣凌霜雪忠貫日史家有筆

歎無人今有此人無此筆君侯名家千里駒拱
壁盈尺徑寸珠合登清廟薦六瑚合參豹尾隨
屬車胡爲小緩雲間翮鳩來螺浦分風月開軒
不與俗客談明月清風入牙頰只今上印去朝
天春風玉筍催綴班相門有相君勉旃凌煙再
寫進賢冠

送張倅

楊廷秀

山西勁氣何曾歇秦漢迄今幾奇傑張公長身
鬚鬢蒼料飛不入鵝鷺行狂卒叫謹民震擾不
勞笑談斯須了皇上方披輿地圖煩公赤手

繫單于捕逐虎豹公則老坐運籌策君尚少

送吉州通判趙德輝上印赴闕

楊廷秀

太守九秋霜通守三春風太守鏡照膽通守淵
涵空古來人才在寒士皇家人才在宗子君看
二趙作廬陵寬猛晦明兩相濟太守已乘八使
車通守合分五馬符行看二趙俱法從老夫別
獻中和頌

送文學士倅邛州 王介甫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

王揚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
身選爲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旁忽乘駟馬
車牛酒過故鄉時平無諭檄不訪碧雞祥問君
行何爲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
豈特爲親榮區區誇一方

和樓大防

吳芾

貳車真英豪逸如千里驃又如禮樂器肅然在
宗廟自應輔明時與國增光耀胡爲佐一州從
容陪坐嘯

律詩

送喻叔奇通判會稽 吳伯恭

鳴騶前日餞出使撾鼓今日送作州會稽別駕
官尚薄道傍羨者何其稠版輿有親餘九十東
南之美供甘柔先春鑄牙入午啜破臘箭茁充
晨羞况復詩壇執牛尾所至風月相獻酬千巖
萬壑徧題品會有采者人名道

留別蘇仁仲通判 周必大

公才豈合尚題輿天遣寒儒此曳裾午夜燈花
曾共賞三春樂事未全踈尊前窈窕傳新唱耳
畔瀾翻聽異書此別不須勤然惜君王日日問

嚴徐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王介甫

淶水烏程地青山顧渚濱酒醪猶美好茶薺正
芳新聚泛罇前月分班焙上春仁風已及俗樂
事始關身橘柚供南貢楓槐望北宸知君白羽
扇歸日未生塵

送宋中道通判洛州 王介甫

漳水不灌鄴不知幾何時後世有史起乃能爲
可爲余嘗憐洛民爲鹵半不治頗覺漳可引但
爲談者嗤高議不同俗成功人始思夫子到官

日忽忘吾此詩

送王恭父監丞倅潼川

楊廷秀

淡墨倫魁正少年蓬山壁水得詩仙集賢學士
看文筆國子先生費酒錢濯錦江頭頻入夢桃
花水面送歸舡平分風月真聊爾不日來朝尺
五天

送張倅

孔毅父

清若冰壺斷若金孜孜長見恤民深三年佐郡
神明政一旦歸期父老心遺愛海波無斷處去

思秋色有餘陰臨行曲爲留旬日少慰攀轅淚
滿襟

送通判范朝散秩滿造朝

洪邁

打鼓發姑熟送君朝帝鄉風流夸半刺耆舊憶
襄陽別酒不成醉征塗能底忙只應旗脚轉趁
此麥天涼
我欲菟裘老推排強典州同官有才俊坐嘯得
遨遊便作煙霄去知難郡縣留畫舫看不見江
水自東流

送趙富文彥博倅洪州三首

周必大

期集分携五載前衝泥各上浙江舡如今再贈
城南柳依舊梅黃夜雨天
花發河陽政早成策勲恩擢佐藩臣雞翹豹尾
他年從且作銀章第一人
南浦飛雲繞棟桴西山爽氣入魚須公庭吏散
文書盡許我他時解榻無

送王嘉編修通判洪州

籍甚西樞掾居然出處光人猶思賀監天未起

張良南浦雲應碧東湖柳正黃古人求別駕不
是薄星郎

送楊敬之倅湖南

久嗟塵匣掩青萍見說除書試一聽聞君却作
長沙傅便逐秋風過洞庭

送權郡詹通判

劉克莊

半刺已官尊常時讀魯論身居恭叔里心在晦
翁門貧士來遮路詩人送出村君能齊得喪何
必戀華軒

餞荊州崔司馬

韓退之

茂祉雕龍昔香名展驥初水連南海漲星拱北
辰居稍發仙人履將題別駕輿明年徵拜入荆
玉不藏諸

送梅子明學士通判餘杭

張耒

晉人神仙後厭直承明廬借問太守誰子雲蜀
明儒相過不妨飲坐嘯治有餘

送向國博通判桂州

范文正

遍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歸書清白最寧問橐
中金

送懷州吳別駕

岑參

春流飲去馬暮雨濕行裝
軍懷人總喜別駕得
王祥

送從弟宣州長史 李白

爾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閑
常誇雲月好邀我敬
亭山

府判

歷代沿革

唐天寶後有判官之名 未見品
後唐長興二年詔有兩使判

官防團推官軍事判官等是時判官多本州

自辟舉清泰中始擇朝士為之 **宋朝** 沿五代

之制兩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餘州置推判

官各一人太平興國中以贊善大夫十五員

充諸州節度判官元祐令京府判官至軍監

判官為幕職官皆從八品政和初自判官至

諸曹改為士戶儀兵刑工曹掾建炎初復舊

制焉 **大元** 置總管府判官正六品上州判

官正七品中州判官從七品下州判官從八

品

羣書要語

佐相幕府

白集判官制

學業才畫

堪置幄中

同上

出保傳之重鎮之

以屏王室擇賓從之賢佐之以齊政經

徐騎省

行浙西判官制貳諸侯之幕公是行錢藻制今

之後又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選

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

白集温克卿判官制藩隅之重委以侯伯軍府

之要掌在賓僚佐廉問澄清之務撫華夷錯雜

之人俾其義安實在參贊

白集路費等桂州判

官制尹縣神州治甚簡便運籌盛府言必端詳

袁特浙西判官制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苟自強

不息亦何遠而不屈哉

白集

詩句燕臺上客意何如

杜寄李判官

子雖驅幹

少老氣橫九州

杜送常評事充判官

遙知幕府

下書記日翩翩

高適別駕判官

良籌佐戎律

參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

杜

雲深驃騎幕

杜

送廣州判官

李郭應時望王楊入幕頻

崔峒寄

揚李郭王四判官詩

兼曹謀未展入幕志方攄

寇垣南省寓直兼充節度判官

早赴從軍幕長

清外域塵

孫逖送李判官

時稱謝康樂別事漢

平津 李嘉祐送王諫議充留守判官 辟書今日
看君去 王介甫送王僉判

古今事實

出入將相

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金城寺僧忽見一人介
冑持斧由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
自是逢吉再造其室即見其人先逢吉而至率
為常矣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

入為御史

唐楊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

奏充判官

宰相徐商領鹽鐵奏王徵為參佐及徵拜拾遺
商罷相鎮江陵以徵舊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

緋充荆南節度判官 職官分紀

召為校理

葉清字道卿為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召還為
集賢校理 東都事畧

俱為判官

唐柳公綽武元衡節度劔南與裴度俱為判官
尤相引重

王佐才

崔造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浙西觀察李棲楚辟為判官

舍人樣

徐堅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引為判官屬文典厚并思每日為鳳閣舍人樣

紗籠中人

張建封字本立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看諸判官有為相者否僧云並

無公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冥司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後果為相

原化記

白身判官

正元中仕進道塞請謁難行東省數月閉門南臺唯一御史令狐楚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雋抱器之士用為謀主日以恣橫元和已來始進用有序

南窻新書

卞州判佐

狄仁傑授卞州判佐 唐書

文學超邁

推判官各限年任惟文學超邁任不限年 後唐

長興詔

才思俊麗

唐令狐楚辟為太原從事自書記至節度判官

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

為 同上

清幹善斷

裴寬以文詞進景雲中潤州刺史韋銑引為判

官清幹善於割斷銑重其才

以健吏稱

魏元忠鎮朔方崔日知字子駿與張說同為判

官以健吏稱

以儒學名

尹洙字師魯以儒學知名僉書孟州判官 同上

佐治之才

韋亶等初擢第即通判諸州代還太宗以兩使

判官得替者尤解故多闕員乃以亶等十五人

為之且令繇歷觀其佐治之才也 三朝政要

不羈之才

裴度東都留守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請斗酒援筆立就度曰不羈之才也

為得才多

唐鄭從謹字正求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趙崇李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京州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得才多也

皆一時選

鄭從謹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趙崇李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

並唐書

所至風動

為江西團練判官時公出巡所至風動

柳宗元

為相國柳渾行狀

盡心其職

公字子瞻僉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服

子由撰東坡行狀

盡心細務

明道字伯淳僉書鎮南判官為守者嚴刻多忌
先生事之甚恭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
必與之辨相與歡甚屢平反重獄伊川撰程明
道行狀

究心吏事

張九成字子韶僉書鎮東軍判官在僉廳究心
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于壁曰此
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言行錄

悉委王休

王休字子美授南康軍簽判郡素號江東道院

朱文公熹為守日課諸生講書公亦相與發明
事無巨細悉以委公樓攻媿集

欲踈蔡卞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公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
待公甚厚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
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俾公攝權公到明
遂伸尋醫之請言行錄

投檄而去

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府官就
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

僉書鎮東通判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
聖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大下卹刑之詔惟恐無
辜被係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觀望
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慙九成投檄而
去中興係年錄

拂衣而去

李瓊鎮桂管奏柳壁為觀察判官軍政不愜壁
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

民得不擾

劉隨為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伐木為柵壞輒

易之頗困民力隨令環植柳數十萬株以限內
外民得不擾長編

祥正能詩

郭祥正字功父其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
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熙寧
中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事略

荆公讀書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為僉判每讀書
至達旦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盟漱魏公見荆
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公少

年無或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荅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不知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聞見錄

不徇監司

張九成字子韶僉判鎮東軍民冒鹺禁事連旁郡府帥屬吏明知無辜莫敢辯析公獨謂使者曰當坐者數人餘皆良民若盡欲追繫苛擾甚矣監司怒形于色辭旨侵公公曰事不可行豈宜苟徇即投檄而歸張九成事迹

論伐安南

朱光庭字公揆范純仁帥慶州辟為僉書判官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禽獸蓄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東都事略

夷稱吾父

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求劉隨繩按之及隨罷夷人數百訴于轉運使稱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同上

盜活有寃

趙忠獻王普為滁州判官太祖與語竒之會

獲盜數百將就死普意其有寃啓太祖更訊之
所全活十七八言行錄

焚王均移書

陳從易字簡夫調彭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易
攝州事有謀殺監兵欲從亂者從易推其首斬
之均移書至州從易即命焚之東都事略

責美人教旨

龐莊敏為開封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宦者稱
教旨免工人市繇公上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
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扶官者切責美人仍

詔諸官府自今有宮中之命毋得施行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柳子厚

士之習於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
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
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永州也
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羣吏甚直且武
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
敏卒擇而之乎有禮之邦往桂州推是道也以

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朱觀

觀聞國朝置觀察判官故事於今之老成人則曰邇乎哉乃本而言之厥自兵興上憂天下列郡無綱紀文章是用命忠臣登車爲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今來亦三紀于茲古者所謂山連城守今則大者或十數城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觀其所以察其所由使亂不能長使理不得渝猶川之有防猶戶之有樞其繫厚矣其臨高矣其下賓佐實有常任其大者曰觀察判官

一員人謀而濟美佐而成能必求賢者禮而居之無則闕如不苟其人允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天下之盛府也國之盈虛於是乎在太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爲觀察判官公從事浙右十有餘年能事備乎詞章光烈灼乎簡書始從韓公多辨疑獄多釋寃囚疑似得昭糾紛得寧四方翕然籍甚于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奸宄易俗民不醇良吏不清廉無日無之公乘輶車日往月還剖斷善惡明白可觀六府之士爲頌作歌

天下名賢罕不咨嗟九年冬蘇州刺史有丁憂
去官連城命公來撫吳人德之蓋務仁化變檢
人如春之和吳人樂康嗟乎夫有其任無其事
十有八九豈虛耳哉非其任有其事自公作故
百無一二焉議者以爲視公之爲佐可謂忠於
佐矣視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視公之理人
可謂達於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有以
見吳人之多幸有以見李公之攸宜矣從姪觀
拜命而書惟公之羞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李觀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緊我居其一焉軍事亟務
也天下有三我備其屬焉於是求厥人任厥事
觀厥能不亦難乎則汝南袁德師今在選焉夫
三軍稱帥萬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輯睦亦何
貳焉夫大臣開幕多士委質誠不若也其於裨
補亦何貳焉袁生恢恢然哲哲然寬而有紀明
而無隣行飾以真言飾以溫始韋公以給事匪
躬之故出釐是邦生方尉于義興衰然見嘉乃
殊常察軍事之機議之堂上軍事之宜開之府

中誠舊制也韋公荅其人以禮盛其居以華揚其智以文美焉哉韋公遇生以善生報韋公以誠某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維嵩之於天下非常之山也黃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常之人也嵩以喬天蓋之河以流地載之以南陽大忠子孫嗣之六年冬皇帝郊昊天禮百神修廢繼絕求舊惟新生以尋南陽之孫一命茲官九年冬復命襲爵南陽公某以爲古人曰賞延于世又曰善人雖十世猶將社之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某赴京師自蘇州至

常州會袁生引廳前軒如暈斯飛植竹新欄如鳳斯食乃白府公留爲記韋公驩然不見逆且自天下稱兵三四十年間擁旄曰使持節曰州使曰節度曰團練有副使判官大歷中宰臣常公以爲費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罷團練今之軍判官猶是也命某記書其事實始於今請以生之官氏冠乎將來非以媚生也願以光乎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年月在乎記中云爾

筠州判官廳記

周必大

國家以民之休戚政之臧否寄二千石其設官

有亞有旅亞者倅也位逼未免於嫌意不盡者多矣掾曹旅也分職以治各司其局而已若乃事無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通惟幕職爲然筠州判官王牒彥璋南夫弟兄競爽同取科第以嘉泰壬戌七月寔來持身正蒞事明一郡嘉賴官廨在艮譙內蓋尚書郎趙不遜茂中營造於紹興之庚午踰五十年敝當改爲前政周景南經始而不克至是太守王淹伯奮旣給竹木又出羨錢四十五萬米百斛俾南夫易而新之相其地形深財十餘丈博則加倍乃列堂與

廳並南向廳爲三間其後分東西二齋榜曰壺天者禮部侍郎倪思正甫吏隱時所題也堂爲五間深明雅潔不侈不陋介于二者有古薌堂茂中爲叢桂設也稍東面西有尚綱堂南夫所創也九月庀工閱月而成予愛李觀元賓記常州判官袁德師廳謂前軒翬飛竹欄鳳食蓋由郡守韋公遇袁以善袁報韋以誠遂濟登茲今筠守甚賢捐費不吝幕下又賢居之也安善遇誠報賓主兩得惠政加乎千里豈有既乎姑狗其請爲之記四年甲子二月望

律詩

贈田判官

杜甫

崆峒使節上青霄
河隴降王欵聖朝
宛馬總肥秦首
蓓將軍只數漢嫖
姚陳留阮禹誰爭
長京兆田郎早見
招麾下賴君才並
入獨能無意向
漁樵

送張判官

杜甫

處士聞名早遊秦
獻疏回腹中書萬
卷身外酒千盃
江雨春波闊園林
客夢催今君拜旌
戟凜凜近霜臺

送陳留二侍御獨孤判官赴安西幕

李白

安西幕府多材雄
喧喧惟道三數公
綉衣貂裘明積雪
飛書走檄如飄風

贈辛判官

李白

氣岸遙凌豪士前
風流肯落他人後
夫子紅顏我少年
章臺走馬着金鞭
文章獻納麒麟殿
歌舞淹留玳瑁筵

送張立之赴臨江判官

張子湖

珍重清江椽相從五見秋炎涼無改節夷險有忠謀蓮幕開新府蒲帆漾小舟

送斛斯判官

杜牧

蒼蒼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爲聽將取離魂隨白騎三台星裏拜文星

酬甄判官

岑參

天子廊廟器迥然青冥姿闔外佐戎律幕中吐兵奇

餞宋袞彭中丞判官之嶺外

高適

覩君濟時略使我氣填膺長策竟不用高才徒見稱一朝知己達累日詔書徵羽翮忽然動風飈誰敢凌繡衣軍節制幕府盛威稜勿憚九疑險須令百越登

寄嚴判官

劉方平

副相西征重蒼生屬望辰遙傳闔外美盛選幕中寶玉劔光初發冰壺色自真忠貞期報主章服豈榮身

送魏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

杜甫

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聲期久遠雅節在周防

送馮判官

高適

才子方為客將軍正愛賢遙知幕府下書記日翩翩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高適

月卿臨幕府星使出詞曹南才無不適行矣莫徒勞

送楊諫議赴河西節度判官

熊曜

賢哉征西將幕府多俊人籌議秉刀尺話言在經綸行行弄文翰婉婉光使臣

送陳之邵僉判赴闕

蘇子瞻

夜光不自獻天驥良難知從來一狐服或出五羖皮賢哉江東守收此幕中竒望君留此府助我憐其衰念君瑚璉質當今臺閣宜

贈李文判官

杜甫

我文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駮驥人得有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

曹正獨守頃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討論實解
願操制紛衆手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爲偶

送錢文季僉判

楊廷秀

東海珠胎清廟珍璧水秀彥第一人胡爲俯首
蓮泛綠如有用我試治民古來幕中要婉畫君
乃不肯作此客囊篋細碎吾不能玉壺清冰朱
絲直梅花雪片迎新年送君搏風上九天鳳池
雞樹只咫尺致君堯舜更努力

贈尚長道僉判

楊廷秀

今代高人尚子平風流文采舊家聲合於玉筍

班中立却向紅蓮幕裏行天色惱人渾欲雪燭
花照別若爲情日邊已辦除書着莫戀南樓秋
月明

送龐僉判

王介甫

北都兩去不辭勤仕路論才况出羣一相開藩
嘗負弩三年通籍更從軍清談猶得當時事遺
愛應從此日聞我憶荆溪山最樂看君摩翮上
青雲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外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